

源遠流長

——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楊榮祥 胡敕瑞 ◎主編



源遠流長

—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楊榮祥 胡敕瑞 ◎主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 楊榮祥, 胡敕瑞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301-28350-9

I. ①源… II. ①楊… ②胡… III. ①漢字—漢語史—學術會議—文集 ②漢字—文化研究—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H1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7) 第115083號

書名	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YUANYUAN LIUCHANG
著作責任者	楊榮祥 胡敕瑞 主編
責任編輯	宋思佳 鄧曉霞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8350-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upup@pup.cn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027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開本 22印張 296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價	62.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系，電話：010-62756370



與會代表合影



會議現場

《說文解字》與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精神(代序一)

王寧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一

在中國的學術史上，一部書衍生出一個“學”，而且經久不衰地被人矚目、被人傳承、不斷更新的現象，經學中有《易經》衍生出“易學”，文學裏有《昭明文選》衍生出“選學”及《紅樓夢》衍生出“紅學”，古代語言文字學裏，有《爾雅》衍生出“雅學”和《說文解字》衍生出“許學”（“《說文》學”）。“學”自書出，是因為“書”裏有“學”的精神，從書裏開掘出其中的精神，“學”則能得之書而超越書。在上述所有的書衍生出的“學”中，“《說文》學”對中華文化和教育的重要影響，十分獨特，是其他的“學”不能企及的，因為它所講的漢字，是一切典籍的基石。

要理解《說文解字》在學術史上的價值，必須從中國學術的發展歷史來看。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第一個時期，是中國本土文化起源與創建的時期，這個時期分成三段：從夏商到孔子、老子（公元前8世紀前），是中國學術思想的萌芽時期；從老子、孔子到秦統一（公元前8至3世紀），是各種思想流派各有自己的角度又各抒己見、豐富發展走向輝煌的時期；加上兩漢（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是儒家思想廣泛吸收衆說獨具發展的時期。《說文解字》正是在這個中國本土文化還沒有和其他世界強勢文

化交融的時候產生，而且選擇了本土文化的基石——漢字為主題。

要理解《說文解字》在學術史上的價值，還必須從中國教育的發展來看。中國古代的宮廷教育分“小學”和“大學”，“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就是現在的文字學。小學包括“書”（語文識字）和“數”（算數），並以“書”為先，因為當時的數學課本也是用漢字寫的。十五入大學，文科學“禮樂”，武科習“射馭”。到了漢代，漢字成為解釋經典的重要依據，已非初等教育所能框住了，所以《後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上疏說：“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玄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於是，文字學地位從初等教育層面提高到與經學同等的地位。《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試想，漢字學到了東漢，既有小學教育總結的經驗支撐，又有著經學歷史總結的經驗支撐，再由經學家許慎用 20 年的工夫研究，其中含有漢字學的精粹，是並不奇怪的。《說文解字》作為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經典代表作，產生了《說文》精神，成就了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

二

應該如何看待《說文解字》和《說文》學的價值？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書證篇》中說：“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大抵服其為書，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之推歷經四朝，主要時期是南北朝，《顏氏家訓》完全成書已經是隋代，但離《說文解字》成書的東漢時代都還相近，顏氏一門幾代文字、書法家，對漢字學的貢獻很大。顏之推對《說文解字》評論的這幾句話，是他對後人的教誨，自然都是金玉良言，毫無誇飾。其中“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這 10 個字，告誡後人要對《說文解字》“信其說”的語重心長，實在值得

深思。

清代的史學家王鳴盛，是吳派的考據學大師，他以漢學的考據方法治史，對《說文解字》的作用深有體會。他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說：“文字當以許氏爲宗，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故《說文》爲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通儒也。”這一番聽起來很絕對的說法，其實並不過分。文字不懂，難達語義，不懂典籍，何言經史？他推崇《說文解字》是承認這部書極得漢字學的要領，集漢字學之大成。清代的樸學大家、經史學者，哪有一位是不通《說文》的！

近代章太炎、黃季剛兩位先生，吸收東西方文化高峰時期的多門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向現代的轉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且不說他們對《說文》學本體研究的多方面成就，只說他們對《說文解字》一書在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基礎研究中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他們對這部書的評價。他們提出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最重要的10部“小學”專書（《爾雅》《釋名》等義典、《說文》《玉篇》等字書、《廣韻》《集韻》等韻書），並且說：這些“小學”專書，如果按重要性來排，《說文解字》是“重中之重”。

宋代開創金石之學，現代盛行古文字學，確有刻意求新、以傳統爲保守之人對《說文解字》不屑一顧，也有對《說文》學知之甚少之人僅僅把《說文解字》當成一般字典，偶爾一查便肆意菲薄。但是，凡有成就的近現代文字學界，哪一個又能離了《說文解字》？這裏只引兩則海峽兩岸現代學者對《說文解字》的評價：

姜亮夫《古文字學》：“漢字的一切規律，全部表現在小篆形體之中，這是自繪畫文字進而爲甲金文以後的最後階段，它總結了漢字發展的全部趨向，全部規律，也體現了漢字結構的全部精神。”

潘重規《中國文字學》：“治中國文字當以許書爲宗，則其說有不可易者。”

姜亮夫先生用了三個“全部”講《說文解字》的作用，潘重規先生用“爲宗”來解釋章黃的那個“重中之重”，這些評價都落筆隆重，不是一般

的贊許。

三

古往今來對《說文》學的重視，應當能夠啓發我們，《說文解字》這部書在中國文字學的發展上，是有著重要意義的。但是，前聖與時賢對《說文解字》的評價，是否有言過其實的地方？是否仍然適用於當代？這就必須弄清《說文解字》這部書，究竟體現了哪些主要的精神。

漢字是與西方流通的拼音文字完全不一樣的文字，這是任何人比對兩類文字都可以產生的一種感覺；但是，真正從理性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是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正篆加上重文 10516 個字，在部首的統帥下，除了極少數“闕如”無解的字之外，每一個字都體現了“形義統一”的原則，這就全面落實了漢字因意構形的特點，充分展示了漢字的性質——漢字屬於表意文字。在《說文解字》一書裏，首次提出了“構意”的概念。書中有 31 處把用同一個構件體現同一個意圖的現象稱作“同意”。例如：

善，吉也。从言，从羊。此與義、美同意。

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

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襄舞形，與工同意。

奔，走也。从夭，貴省聲。與走同意，俱从夭。

這裏的“意”，指的是根據漢語詞的某一個義項為漢字設計形體的意圖：“善”與“美”都從“羊”，而羊是一種供給人膳食的動物，是人類生活第一要義的保障，所以用“羊”來構造的字都有善良、美好的意思。“工”像一個十分規矩的正面人形，“巫”在古代是可以用歌唱與舞蹈跟神靈通話的人，從“工”，也表明巫祝正面站立的形象，兩邊像舞袖。奔走的“奔”和走路的“走”小篆都含有部件“夭”，金文作𢂔，像一個甩開兩臂快速行走的

人，所以用這個形體構造的漢字都有快步行走的意思。“同意”的背後就是“意”——造字的意圖；“意”的根據就是“義”——漢語的詞義。分析漢字，必須找到字形所依據的漢語詞義，這就是認識表意文字必須具有的常識。

許慎不僅在他設計的體例裏全面展現了漢字形義統一的事實，而且在《說文解字·敘》裏明確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說文解字》中包含的對表意漢字性質的認識，是理性的，明確的。這一理念的來源，是漢代經學。《說文解字》充分體現了“小學”與經學的有機聯繫，坐實了漢字構形對漢語語義積極的表述職能。所以，《說文》學不僅僅是文字學，更是訓詁學。這裏也舉兩位經史學大家的話來說：王國維《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也。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沒有經學史的古文學，就不會有文字學。而不懂文字學，就不配研究經學。”

段玉裁和桂馥對《說文》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小篆字形說解與經書的語境意義（言語意義）充分結合起來。要想看懂《說文》，熟悉經史、諸子等傳世文獻是很重要的。近來看到兩篇論文批評許慎講“折”字講錯了，兩文都用甲骨、金文來證明《說文》“有錯”。《說文·艸部》：“折，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籀文折从艸在夊（冰）中，夊寒故折。篆文折从手。”兩位作者認為，“折”與“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許慎不應當扯到“夊（冰）”上。且看甲骨文、金文和《說文》的字形：

 (甲骨文)  (金文 1)  (金文 2)

 (《說文》小篆)  (《說文》籀文)

其實，如果他們熟悉《說文解字》的體例，又有傳世文獻的基礎，就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甲骨文“折”屬於繪形合成字，畫一把利器將草木切斷。金文 1 沿襲甲骨，只是作為利器的“斤”已經成字。金文 2 用兩橫將斷開的空間隔開，突出斷裂的形象。《說文》小篆重組理據，草木中間的隔斷處看不到了，縱放的兩個中字連在一起，理據重組，成為從“手”從

“斤”。看到這個形體，就可以明白表示斷裂的兩橫對構意的重要作用，《說文》籀文正是承襲了金文 2 的形體。復形到古文字，那兩橫確實不是冰，但是，《說文解字》因兩橫時有曲折像欠之形而出“欠寒故折”四字也是有來源的。這四個字來源於《淮南子》所引《文子》：“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齊民要術》《農政全書》兩部農書，均引《文子》此言而講植物與季節的關係。“欠寒故折”四個字，不但有文獻而且還有事實為根據。兩位作者如果更熟悉《說文》四大家的書，就會知道，批評“折”字從“欠”之說的，不是自他們始，王筠《說文釋例》：“斲之重文‘斲’，說解以為從欠，似非。若從斤、欠二字為義，則艸之折也，斤斷之邪？欠摧之邪？義無統屬，是謂雜亂。且論其部位，是欠在艸中，而云‘艸在欠中’，亦非以字形見字義之法。案：當為以會意兼指事字。‘二’非‘欠’字，但以之界‘𠂇’之間，以見其為已斷。恐其傳寫既久，連𠂇為𠂇，不可解耳。”王筠並未舉出甲骨、金文，所言僅僅自《說文》本形，這是《說文》學自己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了。

《說文解字》講漢字的構形和構意，絕不是沒有不妥之處，但《說文》學精神的失落，在於有了古文字，只見字形，忽視傳世文獻在語境中的語義。漢代以前的傳世文獻，經過多少訓詁大家整理、解讀，加上五經、經史、經與諸子互引互注，這些都是許慎解說構意的依據，出土文獻作為與《說文解字》互勘的新材料，自然非常重要，但是僅僅比附形體來給許慎指誤，不注意形義關係的統一，不讀經典，不關注《說文》學自身的成果，不先理解了許慎就忙著批評許慎，應當不是什麼好風氣。

四

許慎在《說文解字·敘》裏稱說自己的書裏所收的字體只有三種，所謂“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書中 9353 個正篆大部分是小篆，1200 多個重文是和正篆不一樣的籀文和古文。根據多數學者的意見，籀文是周宣王時代經過初步規範的大篆，古文是戰國的東方文字。有些人根據今天搜

集某類古文字編成字表的經驗，把這部書當成一部簡單解釋字義的實用文字字集。實際上，由大篆“或頗省改”後的“小篆”，主要來自李斯規範出的《倉頡篇》，不過是 3300 字，9353 字並不是從實用文字中搜集出來的。《說文解字》並不是一個實用文字的字集，而是優選了字形建構起來的理想、封閉的漢字形義系統。這一點，用相關的基本資料就可以看出：《說文解字》9353 字（陳昌治單行本實有 9431 字），依照字理按結構的層次拆分，最多有 9 個層次，共出現 1937 個不重複的構件，其中 1923 個構件仍然出現在《說文》正篆或重文裏，佔 99.27%，只有 14 個部件沒有在正篆裏，只佔 0.73%。段玉裁將“由”“免”等字補出後，幾乎沒有不在正篆裏的部件了。這說明，《說文解字》裏的字，都是互相關聯的，許慎在《說文》中發現了漢字以字構字的特點，所以能夠堅持以字解字的原則，希望建立一種漢字之間網絡狀的構形關係。這種關係的有序性，完全合乎系統論的原則。

《說文解字》是漢字形義統一構形系統的建構，在封閉的系統中，建構小篆的構形模式和有序的字際關係。《說文解字》的系統性，首先表現在部首對所從字的統帥作用。近來看不少講《說文》部首的書，用古文字來講《說文》，與許慎的分部意圖全然不合。

在《說文》裏，不但“木”與“艸”有嚴格的區別，草本植物都在《艸部》，而木本植物都在《木部》。構件的數量也對構意起著不同的作用。《說文解字》把𠂔、艸、𦫐分成三個部首，各自帶入不同的構意。《中部》共收“屯”“每”“毒”“芬”“熏”等字，不表示草類，表示的是向上生長或氣味向上冒出的意思。《艸部》表示的是草本植物和與艸有關的事物，是一個類別部首。《𦫐部》收“莫”“莽”“葬”三個字，也不表類別，“𦫐”的構意是“草叢”。

但是在甲骨文裏，表示植物的構件在組字時數目不同、形狀不同，草、木不分，下面八個“春”字表示植物的部件有“木”形和“艸”形兩種，數量從 4 個到 1 個不等，而構意是相同的：



這種現象，是漢字發展中的正常現象，甲骨文的構形系統尚未完全形成，用甲骨文去理解和衡量《說文》經過漢字優選建構起來的構形系統，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的。

有一些研究《說文》部首的書，用古文字去比對《說文》，總說《說文》有錯，例如，有些書用甲骨金文比對《說文·寸部》的字，認為其中的 6 個字都不從“寸”得意。這種說法，對《說文》部首的設置，并沒有很好的理解。可以將《說文》與古文字加以對比：

 (西周晚期金文) ——  (《說文》小篆)

 (甲骨文) ——  (《說文》小篆)

 (甲骨文) ——  (《說文》小篆)

 (甲骨文) ——  (《說文》小篆)

 (西周晚期金文) ——  (《說文》小篆)

 (春秋早期金文) ——  (《說文》小篆)

通過上述比對完全可以看出，《說文·寸部》的 6 個字，在甲骨金文中都從“又”，與手的動作有關，《說文》之所以把他們調整到《寸部》，是因為在建構系統時，將《寸部》與《又部》作了分工，“又”表示手的動作，“寸”則在手的動作之外，更加上了標準和法度的構意。這 6 個字，都與標準和法度有關，所以放到《寸部》。這種建構不是許慎自己的主觀杜撰，是與漢字發展事實一致的。在漢簡、秦簡裏，這 6 個字都發現了從“又”和從“寸”兩種字形。而且，不在這個部的“爵”和“封”，在古文字裏都從“又”，到《說文》裏，也因他們的“爵位”和“分封”義而從“寸”了。

所以，沒有弄懂許書根據漢字事實所建構的系統，用古文字來討論《說文》部首的立部和歸部，是無法得出正確結論來的。

由於《說文》對小篆構形系統的建構，在對《說文解字》的每一個字的構形和構意加以講解時，不應孤立地推測單字的形和意，必須顧及這個字的周邊關係和廣泛聯繫。但是，近年來，不但在豐富的語境中驗證漢字形義關係的觀念日趨薄弱，而且脫離字意與詞義，不看系統關係而孤

立推測字理的做法也時常發生。簡單地用古文字比對《說文》字形的方法認字、考字的風氣在一些論文中也不斷發生。在有些古文字的整理與考據中，不顧文字在不同時代的演變，簡單地判定《說文》與其他古文字不同的地方為“錯訛”，以任意字形來講《說文》，以致扞格不通。《說文》的系統思想漸漸失落。

五

上面僅僅說到《說文解字》含有的兩方面精神：第一，研究漢字必須有豐富的語境和語義，這是漢字的表意特點決定的；第二，漢字的構形是系統的，《說文》優選東漢以前的字形建構的構形系統值得重視，用孤立的單個字來主觀推測字理，或用早期的形體來比附系統中的字形而不顧及其周邊和相關關係，是很容易偏離事實的。

除此以外，《說文》學的很多術語，蘊藏著漢字的重要規律，例如：漢字字體發展的兩大原則是形體相似和意義關聯。不同字體在筆法（運筆）與字法（結體）中區別明顯，所以，表意漢字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有一部分必然重構理據。又例如：“六書”是一種結構功能分析法在一個階段的產物……，這些都是《說文》學很重要的發現。

《說文解字》一書不是萬能的，更不是十全的，不是實用文字的彙編，缺乏嚴格的斷代，形體留少刪多，面對大量各代出土的古文字和不可否定的手寫“俗字”，在材料上並沒有優勢。但它涵蓋了中國文獻文字學，也就是傳統文字學全部的自覺理念和方法，概括了漢字的特點，提供了規範的漢字形體和符合漢字特性的全部屬性，面對豐富古今文字資源的《說文》學，應當著重開掘《說文》小篆的價值和它的理論深度。

學習《說文》必須通讀全書，理解《說文》不可不系統閱讀文獻。希望這些傳統的文字學教育的良好經驗，能夠在今天發揚下去。

“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歡迎辭”（代序二）

李岩松（北京大學副校長）

尊敬的王寧教授、尊敬的各位學者：

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高興出席由北京大學主辦、中文系承辦的“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在此，我謹代表北京大學，熱烈歡迎各位來自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成員學校及夥伴學校的各位學者，并期待接下來兩天的會議為大家提供一個充分交流學術成果、相互激發學術思想的平臺。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簡稱 AEARU）是創建於 1996 年的區域性大學聯盟組織，至今已走過了近二十年的輝煌歷程，現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 17 所成員大學。該協會由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嘉瑋先生倡議建立，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韋鈺博士建議大陸的部分高校參加，旨在創建一個引領東亞頂級研究型大學發展的校長論壇，同時也借此推動東亞地區主要大學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以期促進整個東亞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研究，進而開創東亞經濟、文化和社會進步繁榮的新篇章。

自成立以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的主要活動有年度全體大會、半年期理事會會議，以及逐漸積累的旗艦項目（Flagship Program），如暑期學生夏令營、漢字文化研討會、網絡教育研討會、醫學中心研討會、能源與環境研討會、先進材料研討會、商學院研討會等定期舉行的活動。我

我們今天的漢字文化研討會就是重要的旗艦項目之一。2011 年，首屆漢字文化研討會在日本京都大學舉行，時隔兩年，第二屆漢字文化研討會於 2013 年在臺灣“清華大學”舉行。兩年後的今天，我們在北大燕園舉行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邀請東亞地區高校的重要學者開展高端的專業研討，讓漢字研究和漢字文化在東亞地區得到持續的傳承與發展。

漢字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是世界上古老的文字體系之一，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使用歷史最長，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她不僅承載著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歷史上還傳入周邊一些國家，形成了東亞漢字文化圈。北京大學歷來重視人文學科的建設，漢語言文字學是人文學科中最基礎的專業，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考古文博學院、對外漢語教育學院都有教師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今天，我們能夠邀請各位漢字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來進行高端學術研討，這將對我校相關學科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漢字作為具有獨特魅力與悠久歷史的文字體系，在推進人類歷史與文明進步、促進東亞地區文化交融與發展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行漢字源流演變和漢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相信不僅在專業學術領域，也將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推動人們對漢字這一古老而充滿活力的文字體系更加深刻、寬廣的理解。

最後，我謹代表北京大學和我個人，誠摯感謝今天參會的各位學者為漢字與漢字文化研究和推廣所做的貢獻！感謝中文系和國際合作部為本次大會籌備所做的工作！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目 錄

《說文解字》與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精神(代序一)	王 寧	1
“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AEARU		
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歡迎辭”(代序二)	李岩松	1
說“規”等字並論一些特別的形聲字意符	陳 劍	1
戰國文字的聲符化與非聲符化補說	陳偉武	26
清華簡《繫年》爲楚簡說		
——從楚王諡號用字探討	[日]大西克也	36
韓伯豐方鼎銘文新論	董 珊	46
有關隸書形成的若干問題新探	郭永秉	65
試釋清華簡及金文中的“剝”		
——兼釋“朋執”之“執”	胡敕瑞	97
略論新出楚簡的文字學價值	黃德寬	111
《說文段注》改篆簡論	蔣冀騁	123
釋甲骨金文中與“匹”有關的兩種形體	蔣玉斌	143
漢字超語符功能論析	李運富 何余華	153
《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怨并之衆人”試釋	李宗焜	174
上博簡《君人者何必安哉》“云蔚”試釋	劉樂賢	179
讀馬王堆漢墓帛書札記一則	劉 釗	185
清華簡(三)所謂“泰”字試釋	孟蓬生	195
從清華簡和上博簡看“就”字的早期用法	沈 培	203